

中国多民族文学丛书 / 第五辑

天堂来信

马凤鸣 / 著

作家出版社

中国多民族文学丛书 / 第五辑

天堂来信

马凤鸣 / 著

作家出版社

马凤鸣 回族，生于宁夏西吉县，鲁迅文学院第十二期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班学员，中国散文学会会员，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，宁夏作家协会会员，银川市文学院签约作家。

在《民族文学》《朔方》《鸭绿江》《回族文学》《华夏散文》《黄河文学》《中国报告文学》《海燕》《焦点》《参花》等报刊发表小说、散文、诗歌五十万字。获首届孙犁文学奖，第七届新月文学奖，第十五届中国人口文化奖，《民族文学》征文奖，贺兰山文艺奖，永宁县文学艺术创作奖。

《天堂来信》入选中国作协少数民族文学重点作品扶持项目。



作者近照

编 委 会

主 任：吉狄马加

副主任：邱华栋 邢 春 王 璇

编 委：王 冰 赵兴红 谭 杰

赵 飞 程远图 王锦方

天堂來信

馬
子
孟
題



泪眼模糊的牡丹湾（代序）

马凤鸣

今年春节前，我回了一趟西海固的老家。

那天是元月22日，才下过雪两三天，气温很低，早晨车都没有打着，等到中午才得以成行。我从兴隆镇出发，小车在镇子西面的红山上盘旋，路的阴面还结着冰，亲戚们都劝我等几天再去，可我等不住，我已经离开老家十几年了，现在，我离它二十公里了，再大的困难我也要去，那种强烈的回家的愿望促使我尽快行动。

山野苍茫无限，白雪覆盖的山顶上抓鸽子的鸽盘旋着，一群麻雀呼啦啦从眼前飞过，白雪覆盖的乡村静悄悄。

山路越来越难走，柏油路完了是沙路，沙路完了是土路，离我出生成长的老家牡丹湾越来越近，也越来越荒凉。车拐到豁岷口，那棵经历了沧桑岁月的大柳树孤独地立在路旁，龙骨一样的枝条升向天空，它是那样苍老，岁月沉淀的它失去了往日的容颜。从这里下去，在一段红土构成的峡谷里，走三四公里后还有两棵翘首相望的大柳树，那是我少年放羊时经常避雨的地方，也是两条路的分界线。

路向下延伸，曲里拐弯，更加难行，我离开十几年了，这条路还是没人管，在雨水的冲刷下凹凸不平。如果遇到下雨就成红泥路了。这是进出牡丹湾唯一的一条能通车的路。当年公易镇的集大得很，从静宁上来赶集的人络绎不绝，现在它竟然萧条得让人怀疑。地上没有车辙，好

像时间长了没有行驶过车，以土红色为主的黏土上寸草不生。我担心的雪一点都没有，只是山顶上还挑着白雪，像饱经沧桑的回族老人头上的小白帽，静默安详。

从童年到少年，我经常穿梭于这条阴森的豁口求学，遇到天黑，总觉着每一个黑影里都藏着妖怪，风吹草动传来的呜咽声让人心惊肉跳，往上或是往下走，一气跑过去，到这头或是那头的大柳树下才擦着头上的冷汗大口喘气。我的大柳树，你还记得当年那个为了上学经常路过你的娃娃吗？如今我已是两鬓染霜的年纪，但背着两个洋芋求学的往事历历在目。

我把车停在两棵大柳树旁，深情地凝望着被大山包围的牡丹湾，向南塌陷的深沟连着长尾河，河向东二十里注入葫芦河。坍塌的院墙，低矮的房屋，苍茫荒芜，没有一点生气。我望着层层梯田下历经沧桑的堡子和堡子下面我的家，禁不住泪眼模糊——我回来了，在银川十几年，带着知天命的沉稳和老练回来了，但我还是忍不住泪眼模糊。脚下的梯田是巴巴（爷爷）带着全村人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修起来的，就是天干火着的年馐，这里仍然还能收上可观的粮食，养活几百口子人，如今它们都荒芜着，巴巴和奶奶已经长眠在乌鲁木齐大湾的公墓里二十多年了。

我把车开到那座突兀的清真寺旁，想找一位诵经人，但寺院里没有人，一只黄猫“嗖”地从我脚下飞过，登上土墙，转过身“喵呜”地叫了一声，它对我是多么陌生。当年我们在这里拿着牛肩胛骨放声读着羊角符号般的经文，洋溢着欢声笑语已经黯然落幕，再也找不到一群孩子齐声诵读的优美场景了。

车开不到坟院旁，我下车步行，路上是多年没走人的浮土，软绵绵地留下我孤独的脚步，像两行不断延伸的惊叹号，孤独而忧伤得让人心酸。

我在坟院边上跪了下来，伸出双手，面向着荒芜寂寞的坟院举念了都啊宜，虔诚地吟诵起赞念的索尔。低沉优雅的声调像高山流水一样从遥远的天际间缓缓飘来，就像沧桑古琴和着水声不忍离去的徘徊，再怎么刚强再怎么掩饰，悲伤都不可遏止涌上心头，我禁不住热泪盈眶得难

以继续。我跪在这里就像跪在老房子里萦绕着暖暖情愫的热炕头上，四面八方的温暖包围着我。我的亲人，我将在哪里与你们相见？扑面的冷风毫无顾忌，我用冰冷双手捂住双眼，思绪万千。

一只兔子跳跃着从眼前跑过，它勾勒的曲线在冬日萧条的大地上让人心里一喜；几只呱啦鸡从草丛里飞起来，翅膀扇得枯草乱飞，它们呱呱叫着飞到不远处落下来，领头的那只还不放心地对我看了几眼，又低下头嘀嘀咕咕地招呼着家族成员，生命依然精彩纷呈，而我是外来者，我形单影只，孤寂难受得无处诉说。

我怀着复杂的难以表述的心情，走向老屋。站在崖（读ai）头上，院子里的荒芜和庞杂一览无余，经历了岁月浸染的瓦更加乌黑厚重，靠近大门一侧的一间房子已经倒塌。我听父亲说过，院子托付给堂叔看着，我走到大门口，门上挂着锁，院子外头的场院里长满了衰败的荒草和榆树。我试着推了一下大门，锁头滑落，门开了，我一脚踏进生我养我的老院子，就像踏进了年久失修的古宅子。院子里胳膊粗的榆树一个挨一个，原来是门外的榆树种子被风吹进来生根发芽，竟然长得满院成林。坐北向南的三间大瓦房是庄子里最早盖起来的砖瓦房，最东边的一间曾经是我结婚的房子，我的大女儿也在这里出生。我记得结婚前一天，下了一场雪，害怕娶亲的拖拉机滑，父亲一大早拿着扫帚和铁锹，从家门前一直扫到豁岷口的柳树旁，顺手把雪铲到两边的庄稼地里，多少年了，父亲躬身扫雪的背影一直在眼前徘徊，那条清亮无比的土路一直逶迤在我日渐沧桑的心上，不断温暖着我。

我趴在玻璃上向里张望，墙上还贴着丝线缠绕的“喜”字，才十几年的工夫，那么热闹那么澎湃着生命热情的院落竟然衰败成这样子了，让人不禁错愕难受。我轻轻掩上门，把锁扣塞进木眼里，一步三回头地离开老屋。

在大柳树旁，我的眼前再一次浮现出当年离开时的画面。我们一家坐在亲戚的三轮车上，父亲和母亲一直站在老屋的崖头上目送着我们，车子到大柳树旁，父亲、母亲还站在那里一直凝望着，直到再也看不见

了。我让车停下来，往前走了几步，看见父亲十分落寂地背着手往回走，他驼着的背影在夕阳中被拉长，母亲往回走一步，停下往这边看一眼，抹着眼泪往回走，再停下来再看着我远去的方向。那一刻，我扶着大柳树，难受得差点停止了远行的脚步，轻狂的我怎能理解父母的担忧和恹惶，怎能理解父母对孩子的牵挂和扯心，漫长的黑夜，春种夏收的四季，他们在无助中不知怎样艰难地度过。

我把车停住，再一次凝望着沉默不语的大山，沿着山势开垦的坡地长满荒草，堡子和老屋像一位蹒跚的老人凝望着我即将远行的背影。这块养大了我的土地，是那么荒凉，那么让人心酸。也许，我再也回不来了，我的亲人在这长眠，我的双脚徘徊不前。

走在路上，我的眼前一次次浮现着牡丹湾的画面，就像一幅水墨丹青的画，大山、沟壑、白雪、柳树、羊群、清真寺情不自禁地走入画里，白盖头的太奶、白盖头的姑妈挎着篮子迎着我走来，太爷捋着花白的胡须笑意盈盈地从画里走出来，十一岁的四弟打着呼哨赶着羊群回家。大山褶皱里那个小小的村庄，就像上苍随意丢弃的棋子，不经意地挂在苍茫的群山之间，那么胆怯、那么隐忍和无助。它养育了我将近三十年，给了我那么多的欢乐和忧伤，今天再一次看到它仓皇衰败的样子，我禁不住泪眼模糊得难以自己。

它有美丽的名字，它有沉稳隐忍的气质，它那么宽厚那么低调，它养大了儿女，又放手让他们孔雀东南飞，而自己佝偻着日渐苍老日渐衰微的腰身，守着坟院和老屋子，寂寞地行走在时间无情的苍茫中无怨无悔。

闭上眼睛，回忆的碎片连缀成一截截长长的影像，有滋有味地在眼前不知疲倦地播放。

早晨的牡丹湾，像大山怀抱里熟睡的婴儿，在晨礼悠扬的唤礼声中缓缓睁开眼睛，呼吸着山野的清风，徐徐吐出口中的白气。骡马牛羊、鸡狗早已活灵活现地起床了，喊喊喳喳，村庄一下子被阳光含着笑拥在怀里了。

大柳树像饱经沧桑的老人，用疼爱的眼光俯视着脚下的土地和生灵。

我至今不知道柳树是何人所栽，也许是路人觉得这个地方应该有一双明亮的眼睛，随手栽下手中的柳树桩；或者是骑马的人在湿润的黄土里插上赶马的柳树棍而忘了拿走；也许是太爷赶集时，把防身的柳树棍插在雨后的泥土中。没有人刻意地关注，而柳树萌发出鹅黄的嫩芽，抽出粉嘟嘟的枝条，羊和牛都没有发现，柳树借着雨水蓬蓬勃勃地长大了，树枝婆娑，绿意盎然。路人和犁架下的马牛驴走了一段长长的路，骄阳下的一片阴凉弥足珍贵。多少年的风吹拂它，多少年的雨露滋润它。与星月为伴，与太阳为伍，越发的茁壮和挺拔。

我记得大柳树是我们的乐园。柳树中间已经腐朽成空洞，放羊的时候，在里面捉迷藏，藏在树洞里不会被轻易找见，除非里面的人憋得受不了了，扯着脖子自己钻出来。玩累了就把树下的树枝捡一捧，在洋芋地畔挖一个土炉，拢上火，火苗舔着胡埚，噼啪爆响。顺着地里裂开的缝隙，摸摸索索地找到了又大又白的洋芋，蓝眼窝、青眼窝都有。蓝眼窝的嫩一些，而青眼窝的面沙、味甜。等扑啦啦的火苗燃尽了，把洋芋放在灰烬里，把土块拍得碎碎的绵绵的，均匀盖在洋芋上。玩一会儿狼吃娃的游戏，刨开土层，焦黄的洋芋就秀色可人地躺在里面。顾不得烫，剥开皮，嫩白的瓤呈现在眼前，袅袅的白气冉冉升起，使劲嗅一下，香味钻进鼻孔，闭着眼睛美美吸一口，才万分珍爱地咬一口。那是醉人的香啊！在我们饿扁了肚子吃过绿色的豆角、橘黄的杏子和白净的野葱之后，大自然的又一种香味让我们享受，是多么美妙的事情。

被喂惯的小羊羔，跟屁虫一样凑上前来，抖动薄薄的嘴皮美美地吃一口，把地上的洋芋皮吃得干干净净。大羊很羡慕地看着羊羔子，它们没有吃到香香的洋芋，就自己想办法，在我们互相嬉笑对方花脸时，悄悄跑到粮食地里逍遥去了。

冷不丁地，山下有人喊：哎——放羊的，我把你个贼娃子，你大大吃粮食去了！

哎——我把你个贼娃子——

我们如受惊的兔子跑到小麦地、胡麻地里追赶羊。羊群像一片白云

呼的一下飘飞了，惊慌地站在山坡上，好像干了坏事的孩子，而领头的羊已经潜入羊群。那些极其狡猾的馋羊也会察言观色，低着头好像全神贯注地吃草，实际上，眼睛时不时瞭一下放羊的人，如果不注意，就快速地跑向粮食地。如果领头的羊正心怀鬼胎，装模作样地往地边靠，被放羊的人一声断喝，它就立马温顺地低下头。

油布家的尖嘴子尤其讨厌，比一般的馋羊精明多了，总是旋在羊群的外围，注意力全在绿油油的庄稼上，眼睛滴溜溜转，就像小偷盯着人家的手机和钱包，盘算着恰当的时机。在其他的馋羊被我们断喝之后，人的注意力就消减了，尖嘴子匆忙跑进地里，狂吃乱啃，被发现后，又比其他的羊跑得快，追不上。

被大人骂了，我们就埋怨油布。油布一边流着鼻涕，一边追打着尖嘴子，羊群里像突然窜进了一只狼，尖嘴子没少挨鞭杆，其他的羊也受了不少委屈。第二天，我们就给尖嘴子上刑，在前腿上绑个棍子，它就像古代的犯人一样乖乖地待在羊群里，即使其他的羊去吃粮食，它磕磕绊绊跑不动，眼里就有一些悲凉的气息。我们用这样的办法专治那些馋嘴，而且屡试不爽。羊安静了，能多玩一会儿，为此油布的沟子上挨了他大（父亲）不少的鞭杆。现在想一想，羊也和我们一样，也被清贫的生活弄得馋疯了。

太阳慢腾腾升到正中，柳树阴凉缩小的时候，我们就满怀希望地看山下的烟囱，正冒着黑烟是万万不敢回去的，而那些缥缈的蓝烟断断续续，如一股淡淡的白云余烟袅袅的时候，谁家的饭就熟了，才放心大胆地回家。

我放羊的时候，时常望着山下的村庄，大山像盛开的花瓣，褶皱连着褶皱，村庄像一个娃娃躺在筛子里的，南面的长尾河枯瘦得如一条摇摆的丝线，过河就是静宁县的地界。

牡丹湾的名字真不错。

将牡丹湾的名字与周围的冶家沟、冰草洼、洞洞庄、岳家岔、堡子湾这些俗气的名字一对比，就显出它的浪漫和诗意来。太爷毕竟是走州过

县的人，他一百多年前从会宁领着一家老小来到这里安置家园，生地插铧，开辟土地，种植庄稼，累了的时候，他站在高山上，环顾四围莲花般的山势，随口说出的名字就像经久不衰的山歌，在岁月波浪里缓缓流淌。

从大柳树开始路一分为二，一条通向大殿上擎着新月的清真寺，大爷的小女儿麦姑就住在路边；另一条通向堡子，两条路的中间是层层梯田。以堡子为中心，几条路就像太爷的血脉一样通向大巴巴、三巴巴、五巴巴家，还有一条通向清真寺，我巴巴是老二，在堡子的下面。

在少年的成长中，麦姑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她家门前是树荫婆娑的核桃树，枝枝蔓蔓地覆盖了大半个院子，虽然核桃是老品种，瓢少皮厚，但当一颗颗绿玛瑙似的核桃挂在树上的时候，打麻雀的娃娃心里痒痒的，这是一棵让人嘴里想着幸福的树。

杏子吃完了，糜子吐穗的时候，麻雀就乐不可支地撒欢子，打麻雀成了最重要的事，用长棍做一个撂撒子，把小土块扔出老远，麻雀呼啦啦飞上树，趁人不注意，又呼啦啦飞到糜子地里，叽叽喳喳地吵成一片。娃娃们合在一起打麻雀，有的在地畔上逡巡，有的像游击队员一样潜在核桃树下。麦姑的婆婆坐在树下，眼尖的人看见老太婆吹个口哨大家立马停下；有时，老太婆看到糜子地里有人打麻雀，就放心回家去了，我们抓住时机一下子冲过去，猴子一样地攀援而上，用鞭杆敲，咄咄的响声把她引出来。她出现在大门口，张着没牙的嘴骂：

哎，我把你个贼——娃——子。

迈着小脚追过来，树上的、树下的一哄而散，泛着青色皮子的核桃都顾不上捡，迅速跑到糜子地里哧哧地笑，就像麻雀得了混财，叽叽喳喳高兴得不得了。

姑父是个矮子，麦姑个子大，怎么看都不般配，但真主把他们安在一起了。姑父的脾气好，我们这些半大小子已经不愿意让父母弄个锅盖头，经常让姑父理发。麦姑端来核桃或者酸甜的杏干，坐在旁边，有时端着汤瓶给我们洗头。姑姑家住得远，附近打不出甜水井，姑姑挑着大桶风风火火去沟里担水，刮风、下雨，或者是收工回来，总看到年轻而

美丽的麦姑担水，即使她怀孕，挺着大肚子，像这里吃苦耐劳的女人们一样，隐忍、坚强、泼实得让外人惊讶。但不幸的是麦姑难产，无常在去兴隆镇的路上，漆黑的夜晚，漆黑的风雨，漆黑的窑洞，两条命没了。我时常梦见麦姑的大眼睛，长辫子和高挑的身材。她的坟头上芳草萋萋，久远的时间锈蚀了人们的记忆，而那个穿着碎花罩衣的鲜活背影活在我的记忆里。

沿着麦姑家的路向下就是清真寺。我见过清真寺里古老雕花的门，门是双扇的，下面雕刻着花草，硕大的牡丹花开得艳丽多姿，上面是用木棱套出来的方格子，后来大殿翻修，好看的大门不知哪去了。巴巴说，修清真寺的时候，他赶着马车从华平拉来上好的松木椽和檩条，才盖起了大殿。

当黎明的笑脸刚一露头，清真寺里就响起梆子声。用一截原木，沿着二分之一的面把中间掏空，用一截细一点的木棒敲背面，发出梆——梆的声音，不像锣鼓歇斯底里的破茬声，也不像埙幽幽自虐的声音，是一种蕴含着高亢、压抑、苍茫、含蓄和温和的声音，是从遥远的历史隧道里款款走来的问候声，是沙漠里惊醒的驼铃声。

梆——梆、梆、梆！响在空寂的黎明。寺师傅拿着梆子，沿着通向米家的路，一直响到鱼嘴样的小山旁，在那里停留一会儿，再沿着原路返回。人醒了，牛羊醒了，狗也醒了，大门吱吱嘎嘎地打开，肩膀上搭着毛巾的巴巴和父亲走在通向寺院的路上，一顶顶白色的圆帽像暗夜里移动的星星，汇聚在一起蛇形前进。肃穆的唤礼声响起，如纯净闪光的瓷器穿行在黎明的晨曦中。成年后，我走过许多地方，听过天南海北的唤礼声，我总在这如同天籁的声音中陶醉。打开双掌，在无限虔诚的祈求中，我不止一次地潸然泪下。

清真寺里的阿訇姓马，是甘肃会宁人，个子高，瘦脸，穿一件淡青色的长袍，吸引人的是他飘飘的长胡子，我们叫他二阿訇。他是合方上派来代理教务的。阿訇由庄里的人供养着，轮流吃饭。每次给阿訇送饭都是让人欣喜的事情，可以借着阿訇的面子吃一点好吃的。大户人家或

者条件好的给阿訇管饭要宰一只鸡，家境再怎么不济的主妇也变着法儿做一顿浆水长面。把韭菜炒了，把罐里酸酸的浆水倒在油锅里炆一下，柔长的面捞在碗里，浇上炒菜，放在篮子里，上面苫着头巾。一路走，一路香气陪伴着。女人把浑身的解数都使出来了，把糜子一样的细心都盛在篮子里，茶饭的水平都体现在篮子里。回到家里，女人要问阿訇当面吃了还是让寺师傅端回家去。要是让寺师傅端回家去，就是女人的不是了。我三爷二儿子的女人做的长面总是坨了，为此挨了不少打。母亲说，打得好！一个女人饭都做不好，就知道浪门子。

实际上二阿訇不怎么弹嫌（嫌弃）五谷的，寺师傅端回家的很少。

每到寒假，家长把孩子送到寺院里，二阿訇教他们阿文。他把经文写在牛掀板（牛的肩胛骨）上。用半截竹棍，一端削尖，蘸着墨汁写字，曲曲折折的阿文像羊角图案。牛掀板上的字要念会，背会，然后舔到肚里去。第二天要考经。阿訇坐在房檐下的椅子上，手里拿着吓人的板子，微闭着眼睛，一缕胡须被风吹得飘飘忽忽。我们最喜欢看背不会的家伙挨板子。阿訇一手抓着小孩的手，一手将板子举起来，被打者咬紧牙帮子，闭着眼睛，鼻涕都掉下来了，但往往落下来的板子不是很重，没有被打疼的人笑着跑开了，等着看热闹的也笑了，阿訇的脸上也漾着尽力克制的一点笑。但第二次就没有这么便宜的事了。我六爷的盼社，打一下“嗽”一声，打一下“嗽”一声，鼻涕都流到嘴里了，惹得我们大笑。阿訇黑着的脸也绽开一缕笑意，胡子也抖动起来。

我经常趴在窗子上看阿訇深情悠扬地诵经，他戴着花镜，跪在炕桌前，一本巨大的手写体的《古兰经》摊开在桌子上，泛黄的纸张上流淌着时间的痕迹。他神情肃穆，诵读时，胡子抖动，一页念完了再翻一张。阿訇念累了，喝一口茶，又接着念，时而高声，时而低声，拖着长长的颤音，音调美妙，婉转流淌，像清泉从山间蹦跳着落下来欢快的笑声，又像古筝弹奏出的抑扬顿挫的呜咽。当太阳的光白兔般地在《古兰经》上跳跃的时候，羊角图案样的阿文非常刺眼。阿訇合了经，用一个硬纸板当书签，把经放在桌子上，桌子上厚厚的一摞，绿色的紫色的包皮。

我常想，要把那么多的经文全吃到肚子里，该有多重啊！

有时，阿訇还要把破损的地方粘好，在泛黄的纸张上抹上糨糊均匀仔细地粘。长大后才知道，这些大多是汉语文盲的阿訇把砖头似的一本本经念会，学懂，付出的是常人想不到的艰苦努力和毕生精力。

二阿訇最出色的是讲卧尔兹。他声情并茂地讲伊斯兰的过去，讲到圣人的艰辛时数度哽咽，胡须抖动着，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，从胡须上滴落。下面听讲的人也唏嘘不已，这是最让人感动的时刻。后来我在多地听卧尔兹讲演，再也没有当时那心怀悲戚的感受。二阿訇如果活着的话，也八十多岁了，愿真主慈悯他健康。

堡子里住着太爷和他的小儿子。我八九岁的时候见过太爷，他拄着拐杖，走路的时候，拐杖上缀的铁环噼噼啪啪响，不用看就知道太爷来了。太爷是个大个子，留着稀疏的山羊胡子，长脸，瘦削。他那时大约九十岁了，但依然硬朗，动不动就拄着拐杖去公易镇赶集，从梯田旁的路上蹒跚着走上去，傍晚才回到家中。他去见了一些熟人，给自己买一些麻子或者茶叶之类的。听到黄狗汪汪地叫，新太奶就急忙迎出大门，身后留下一串细碎的小脚印。她扶着太爷，一面絮叨着说你把人吓死了之类的话。太爷年长新太奶二十多岁，传说是邻村比太爷年轻又好看的马福有老汉替太爷相的亲。新太太嫁过来，一看不是原先的那个人，哭过，闹过，但最终认命。

新太太生得端庄秀气，是个甘肃省人，丈夫无常得早，一个人拉扯着两个孩子，日子过得非常不易。但太爷家境好一些，满山的庄稼都是太爷的，这让她喜不自禁，加之太爷也不是怎么难看的人，人高马大，老夫少妻的日子就汤汤水水过下去了。新太奶给太爷生了四个儿子，加上我大太奶的四个儿子，我有八个巴巴。

太奶虽然人嫁过来了，留下的儿女让她牵肠挂肚，经常见她胳膊窝里夹着布包去看先房的儿女，大柳树下出现一顶白盖头，我们就知道新太奶回来了。她的脸上洋溢着母性的温柔和亲切。有时也不怎么顺当，新太奶的脸上有哭过的痕迹，但她依然要尽心地伺候太爷。我不知她的

内心承受了多少担惊受怕。既有对遗落的儿女的担心，又害怕受到太爷的责骂。

太爷是极爱躺在堡子前的杏树底下的，杏树上缀满了蚕豆一样的绿色的小杏子。太奶在底下铺一页羊毛毡，或者一面碎花的被单，太爷躺在上面，身旁放一碗炒熟的豌豆，太爷嘎嘣嘎嘣吃豌豆，他的牙齿很好。身旁是那条大黄狗。孙子和重孙子围了一圈，听他讲年轻时走州过县贩卖骡马的故事，他也会赏我们一把豌豆吃，祖孙在一起的日子总是很快乐。

太爷最后的岁月躺在炕上，他心里难受，太奶就成了出气筒，时常见太奶恹恹地缩着肩膀填炕的情景。

现在，她躺在太爷的身边，荒草萋萋。我的眼前总是浮现着她瘦小、清秀的面容。愿真主慈悯她。

太爷有一位收养的女子是外族人，住在豁岷北边的上村，我们叫她姑妈，有着不可言说的亲切。姑妈是个外来户，上村的人都叫她迁移户，有着排斥和轻蔑的意思，这里的意思不用明说。姑妈的五个儿子都老为得很，有些木讷和蠢笨。日子过得很紧缺。我的姑父巴是个黑脸老汉，长眉毛，对人和善，就连那些长着坏心眼的家伙都不忍欺负他。姑父巴揽着别人的羊放，也有自己的几只，风风雨雨总见他在山畔上放羊，一片白云一样的羊群，一个黑色的身影跟在羊群后面。而姑妈是一位伶牙俐齿、得理不饶人的女人，她用自己的泼辣、麻利和从不认输的倔强为家里撑起一片明净的天空，把几个儿子像小鸡一样地护佑在翅膀底下。

姑妈对太爷极其孝顺，我们常常见她从大柳树下走来，白色的盖头一闪一闪的，胳膊上挎着篮子，圣诞老人一样地出现在堡子门前。揭开篮子上苫着的白布，一股袅袅的香气就幸福地钻到人的鼻腔里。篮子里是用面蒸的鸡肉，几个煮熟的鸡蛋或者荞面圈圈。姑妈来了，太爷异常的灵醒，像一个孩子，眯着眼睛看着姑妈，一面说，我的女子来了。姑妈把鸡肉撕得碎碎的喂到太爷的嘴里，太爷吧唧着嘴，姑妈和太奶互相看一眼，悄悄笑开了。温馨而美好的气氛氤氲开来，一片祥和。

姑妈会唱各种小曲，一张嘴就像八哥唱歌，水一样的温柔和辛酸流